

郭老元

马俊杰 郭国正



拳师郭老元（1905年—1996年），米庙镇双郭楼村人。原临汝县（今汝州市）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武术协会顾问、中州武术学院汝州分院技术顾问，被誉为汝州市武术老拳师之一。

郭老元出身贫农，兄妹六人，排行老四。幼年时，曾拜郭大臣（又名郭守谦，系少林名师恒林之徒）为师，习练武术。练功刻苦，勤奋好学。能够熟悉各种武术套路及武术器械。精通武术六合炮拳、通臂拳，擅长武术器械：春秋偃月刀、梢子棍、单刀、双刀和九节鞭等。

20世纪20年代，梆子戏（豫剧）、越调、二夹弦、二黄诸剧种争奇斗艳的“戏曲之乡”——临汝县，一种全新的艺术表演形式在民间兴起，它就是高跷曲子。这种由坐班清唱、地摊戏演变而来的表演形式，非常受群众欢迎，以至于1926年5月以偶然的机会一跃上台演出，竟石破天惊，产生了一个新的剧种——高台曲子（后命名为河南曲剧），且传播迅速，很快红遍长城内外，跃居为全国第八、河南第二大剧种。

一个剧种的兴旺发达，剧本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汝州境内的民间戏曲班社均没有专职剧作者，演出的剧本全靠艺人的口传，且大多剧目粗俗庸冗。值得庆幸的是，河南曲剧在汝州产生后，终于出现了韩宗皋、郭成章、杨万坡创作的曲剧剧本，他们作为汝州最早的剧作家，为深受群众喜爱的曲剧赋予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本文谨依时序，先介绍韩宗皋和他的作品。

韩宗皋（1870年—1935年），字裕如，纸坊镇纸北村人，自高祖父起，世代为官，成为一乡望族。他自幼聪颖，博览群书，通晓古今，尤熟知药理、历史典故、诗词韵律。21岁前因父患病，在家侍奉尽孝。父亲病故后，韩宗皋准备科考入仕。适逢时局混乱，科举制度废止，仕途之路从此阻断，他大失所望。辛亥革命爆发，江山易帜。“中华民国”成立后，河南也和全国一样，经历了政权更替、动荡与嬗变。韩宗皋虽然先后出任长阜里里长、临汝县东山区区长兼保安团团长、临汝公款局局长等职，但心中对时局的迷惘、郁闷和失落始终难以排解，于是辞官归田。

在家乡赋闲期间，韩宗皋为新生在汝州诞生的高台曲子（后来的河南曲剧）所陶醉，便开始以自己的才学编写曲子戏剧本。他先后创作了《巧中巧》《错中错》《打砂锅》《东郭饽》《南北会》《劝戒》等剧目，还改编了《朱买臣休妻》《十五贯》等传统剧目，填补了汝州在新中国成立前没有戏剧剧本的空白。韩宗皋编创的剧本，大多构思精巧，语言活泼，讽刺辛辣，妙趣横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强烈的喜剧效果。但是他受门第观念影响，自己写的剧本只请人在家

青年时，郭老元为了提高技艺，四处拜师，经常和各地武术名家交流，切磋武艺，精心钻研。20岁时，郭老元曾力挫群雄，一举成名，成为本地很有名气的武术高手。

郭老元渴望在武术方面有所建树。1932年，郭老元扛上春秋偃月刀，挑着黄色行李包，到许昌、漯河、南阳、老河口等13个县拜师学艺。沿途所向披靡，切磋技艺出尽了风头。但在南阳蒲山店一带的姜庄（罗家花枪的发祥地），在进行枪法切磋时，竟败在当地一个老者手下。那老者虽年过八旬，但鹤发童颜，身体健硕。尤其是枪法，龙蛇飞动、出神入化，非常厉害，后来得知那位老者叫陈会安，是罗家花枪的传人。郭老元非常喜欢罗家花枪，就拜陈会安为师，得到罗家花枪的真传。

1936年，临汝县在三官庙建国馆，郭老元受聘当教练。1937年，临汝县举办武术大赛，他参加了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受到当时县长毛汝采的赞誉并亲自为他颁奖。

中年时，郭老元行侠仗义，曾“两次空手夺枪”，令世人赞扬。

第一次，1942年秋季，国民党十三军在登封与日寇遭遇，十三军自北往南溃退，在今榆树陈村宋庄南地，郭老元迎面碰到一个国民党掉队士兵，他灵机一动，喝令士兵放下武器，缴枪不杀。那士兵见他空手一人，就本能向后退，妄图拉开枪栓顽抗。只见郭老元眼疾手快，当即来了个猛虎扑食，一个箭步冲上去，伸手抓住士兵枪梢，顺势朝士兵肚子上就是一脚。那士兵踉踉跄跄后退十几米，摔了个迎面朝天，见势不妙，急忙翻身爬起来跪地求饶，临走时又将身上所带子弹拱手交出。

另一次，1946年的一个秋天，有几个村民在双郭楼大北地大坡上“摘棉花”，保长张清晨闻讯赶来，手提“盒子炮”就跑到地里去“打”人，郭老元见势不妙，就紧跟着张清晨到了大坡上。张清晨见人后，不由分说就想开枪射击，说时迟那时快，郭老元冲过去伸手抓住张清晨的手腕，只听得两声枪响，子弹朝天飞出，救了几位村民的命，还夺了保长的枪。保长慑于他的武功，只好忍气作罢。事后保长托人情才取回手枪。

解放后，郭老元广收学徒，传授武功。“文化大革命”时期，习练武术受到限制，他也曾因传授武功而背上“罪名”，

韩宗皋

陈建国



演出或在当地一带演出，从不外传，尽管如此，却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韩宗皋所创作的剧本，因年代已远，历经沧桑，已散失无遗。今笔者从汝州文化学者张松法、屈江北、崔占收集整理的珍贵资料中，得知个别剧目的剧情梗概，今转引于后，以飨读者：

《错中错》剧情为：李学究和王明斋结为儿女亲家。李

遭到游斗。因为郭老元酷爱武术，他为了让郭家武术得到更好传承，就把传授的地点由地上转入了地下（隐蔽场所）。在这样的环境下，徒弟们练功的热潮更加高涨，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本村的郭顺、郭顺安、郭中连、郭转运、郭老康、李运周、嫡孙郭国正、郭自正、郭顺立、张同会等十几位武术新秀脱颖而出，成为如今双郭楼村武术普及教学的中坚力量。

粉碎“四人帮”后，武术事业获得了新生。郭老元在小屯、蟒川、杨楼、城关等乡镇办班收徒，并且还应邀到宝丰、鲁山、洛阳、南阳等地办班传艺。时常还有北京以及外省市武术爱好者慕名前来向郭老元讨教武艺，时任县武协主席田九一，成为他家的常客。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郭老元家门庭若市，经常有客人到访切磋武艺。

一街坊侄子看到郭老元因打拳，竟“混”得如此风光时，非常羡慕。后来他有了儿子后，为了想让孩子日后长大学习武术，就给儿子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叫“练武”。附近乡村的群众经常有人到郭老元家中拜师学艺。村里的大人、小孩在其影响下，都能练上几手。当时，村间练武蔚然成风。村里男女老少都知道“冲天炮”“过心锤”“小鬼掂枪”“外撇骨”“白马卧蹄”“后脑摘瓜”等武术动作名称。

郭老元在教授武术的同时，还经常组织徒弟们参加省、市（地区）、县各级武术比赛。为汝州（临汝县）武术事业争得了荣誉。1984年，弟子郭顺立参加洛阳地区武术散打比赛，荣获52公斤散打冠军。1988年，郭老元嫡孙郭国正（临汝县一、二、三届武协会员），参加汝州武术赛荣获一等奖；1993年11月，被河南省武警二支队武术学校聘请为总教练。1995年4月，郭自正（郭老元三孙子），被平顶山军分区武术学校聘请为总教练。

晚年，郭老元获得荣誉颇多：1985年3月，在洛阳地区参加武术表演赛，荣获“健康老人奖”。1988年5月，参加汝州市老拳师表演赛，获得一等奖。1989年10月，被汝州市体委授予“荣誉老拳师”称号。1995年，被河南省体委授予“老拳师”称号。郭老元老拳师的各项荣誉已被《汝州市志》收录。

一代拳师郭老元，为弘扬中华武术、培养武术人才殚精竭虑，也为汝州市申报全国武术之乡做出了非凡成绩。

学究爱咬文嚼字，遇事爱较真；王明斋粗通文墨，爱假斯文。李学究之女和王明斋之子成婚不足3个月，适逢正月十五，王明斋欲邀亲家到家共度佳节，在发请帖时，因不懂“汤饼”为添子吃喜宴之意，就援笔写道“正月十四汤饼候”。李学究接帖一看，勃然大怒，心想女儿出嫁才3个月，疑其为不守妇道，未婚先孕。于是怒冲冲来到女儿家，其女儿正因感冒卧病在床，他不论分说，将女儿暴打一顿。回家后仍怒气不息，斥责妻子教女不严，伤风败俗。其妻不服，赶到女儿家中一探究竟，见女儿卧床，也信以为真，询问女儿几天了，女儿答三天；问女儿何人所为，女儿答父亲所为。于是其妻赶回家，怒斥李学究“血扒灰头”。夫妻各不相让，争吵不休，闹出很多笑话。后弄清事实真相，原来是请帖惹的祸，大家啼笑皆非。

《南北会》的基本梗概是：有个叫人之初的人到南方经商，巧遇一个叫作性本善的人。在性本善的帮助下，人之初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后人之初染上不良习惯，日醉酒肆，夜眠柳巷，置生意于不顾，性本善反复劝解，人之初仍痴迷不悟，以致负债累累，逃回故乡。性本善为帮助人之初改恶从善，不远千里到人之初家中，见到其弟人之伦。人之初认为其兄在南方所为均为性本善教唆之过，不愿搭理。问其兄何时能回，人之伦敷衍塞责，曰春夏，曰秋冬。后终于弄清事实真相，人之初表示痛改前非，真诚地认下性本善这位诚信的朋友。

《巧中巧》基本内容已失传，只有夏店镇毛寨村曲子老艺人王奎生还记得其中四句唱词：“叫声亲家你别恼，俺的女儿跟人跑。万事总有错中错，今天这事巧中巧。”

另外，有老艺人还记得，韩宗皋剧目中有一个情节：一相公外出，遇一老汉。问老汉今年高寿？老汉答曰：“俺家住草房，无有兽头”；问有几个令郎？老汉答曰：“俺这一马平川，没有狼”；问有几个令媛？答曰：“俺这里遍地黄蒿，没有艾”。其语言幽默、讽刺辛辣之特点，溢于言表。可惜不知出自哪个剧本。

1930年，韩宗皋患病，到焦村镇李楼村韩氏庄园休养，1935年病逝，享年65岁。



刘维周
马俊杰 陈秀丽

刘维周（1906年—1993年），陵头镇黄岭村刘圪塔自然村人，是刘家通背猴锤第七代传承人。

刘维周自幼随其父刘振朝习练刘家通背猴锤。刘家通背猴锤，在本家内代代口传身授。据碑文记载：已传至九代，有200多年历史。

汝州刘家通背猴锤传自明清初，由刘家通背猴锤第一代宗师刘定邦所创。刘维周的曾祖父刘明文武兼备，曾受到清朝宣统皇帝的封赏。民国时期，刘维周于1927年，曾在河南开封，冯玉祥将军麾下任武术教官，给官兵传授武术。1930年，临汝县在县城三官庙成立国术馆，刘维周任国术馆教师。

刘家通背猴锤其特点是：身小步活，进退自如，动作朴实无华，实用性很强，攻防严密，注重实战。攻中有防，防中带攻。有“缩身小如鼠，长身大如牛”之说，也有“拳打卧牛之地”“拳打满场之说”，方寸即可练拳之特点。刘维周，结合自身练功体会，在原来传统套路基础上，加以创新了刘家通背猴锤一路、老通背猴锤二路、三路、炮锤、双打六合等。器械有六合单刀、双刀、春秋刀、草镰、肩齐棍、大杆子、双打疯棍、梢子棍穿枪、梅花枪等。

刘维周在教徒授艺时，自创了一套独特的训练方法，晚上练习对练时，为了提高习练者反应能力，他就让徒弟们把灯吹灭，在黑暗中靠听觉来判断对方出拳、踢腿的方向和速度，从而增强弟子们的抗打及应变能力。刘维周在熟悉本门派武术同时，还练就了“指如铁”“力如牛”的一些硬功夫。

每当夜深人静时，刘维周在窑洞里苦练指功，这是他常年养成的习惯。他把一碗黄豆放在桌子上，徒弟把一个个黄豆摆在桌子上，他分别用手指去捣，一捣就碎。有一次，一个顽皮的徒弟，想试下师傅的功夫，趁师傅不备，把一个小钢珠放在桌子上，只听一声“嘣”，找不到桌子上任何东西，师傅纳闷，这颗黄豆怎么这么硬呢？那位徒弟最终在桌子的木材内找到了答案。原来是师傅用劲过大，把小钢珠一下子捣进桌子里了。徒弟们见状，直夸师傅的指功厉害。

有一天，刘维周在路上遇到一个赶驴车的人，因道路狭窄，且路两边是深沟，车子错不开，眼看就有掉进沟里的危险。刘维周说，你先别动，我去扛一下吧！只见他用肩膀一扛，没承想把驴车一下子扛到了路中间。赶车人惊讶地笑着说：“您这功夫可真了不起呀！要不是你帮我一把，今天我可就要掉沟里了！”

刘维周收徒弟从不收钱，而且还管徒弟吃住。那年月闹饥荒，家家缺吃少穿，而习武人饭量大，每天家里都有10多人，吃饭是个大问题，没办法刘维周就让儿子刘万山到附近石灰窑打工挣钱贴补家用，供养家里的徒弟们吃饭。

而今刘家通背猴锤后人，不忘祖辈人的遗愿，刘家通背猴锤第八代传承人陈秀丽在骑岭乡安庄村的自家花卉果园里，自费两万多元，建成了可容纳几十人的训练大棚，作为刘家通背猴锤的训练基地。他们制定了训练计划，坚持施行周六下午集训的制度。刘维周的儿子刘万山，虽已84岁高龄，但每到集训之日，他不顾年迈，不顾路途遥远，骑电动车往返几十里，到基地指导集训，从无间断。

2022年5月，在刘家通背猴锤第八代传承人们的共同努力下，刘家通背猴锤被汝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为第七批汝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

刘维周，他生性豪放，心胸宽广，为人和善。作为汝州市老拳师之一，他的独门技艺刘家通背猴锤、草镰，至今令汝州武术界同仁们赞叹不已。

